雨遇

冯嘉美(21岁)
武汉晴川学院学生

我有一个相识很久的朋友邀请我去他的家乡湖州游玩。

可惜，那天雨势凶猛，来得毫不留情，震落的动静似是要将世界掀个天翻地覆。

朋友边道歉边带着我在古镇里小跑，终于在一处地方稍作停留。

我们各自看着眼前朦胧的景色，沉默不语。

对于这场旅行开始感到些许遗憾时，我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"妹妹，你们进来坐坐，外面雨大。"

我回头，是个肩背微驼、身形略微显瘦的奶奶，她一手撑在门框，一手托在胸前，期待着。

我们道谢过后走进了她的一方天地。

室内是一间工作室，地方不算很大，但是东西繁多：堆在角落的白色细线、盛满水的黄土泥缸、还有桌子上四处摆放的工具。

奶奶招呼我们坐下，接着又将茶水递给我们，念叨着"休息休息"。我们答应着，看她坐到一处位置上，仔细擦拭着老花镜，戴上，之后将那双关节有些粗大的手伸进了水缸中。

朋友告诉我，奶奶制作的是湖笔——一项非遗。

我的好奇挂上心头，凑前安静地瞧着。

奶奶左手捏住一小捆八九厘米长的羊毛，右手握住形状独特的长条梳子，羊毛每沾一次水，梳子便划过一道，接着手要从中穿过，挑出那些格格不入的羊毛。

我看着奶奶重复着这个动作，反反复复，似时间只能在某处滚动。她每一次抽取的动作结束，我们都暂时看不出任何的改变，线是如此的薄，离开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。

我们的腿因为持续站立开始发酸，奶奶略带笑意地提醒我们："累不累啊，看久了头昏嘞。"

我摇摇头，问奶奶做这门手艺多久了。

她说，小半辈子。

奶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，岁月的沉重感却依然压下。

我朋友又问，奶奶有没有徒弟？

她说，之前有，后面学不动，放她走了。

"放"这个字脱口，我竟然听出遗憾与庆幸的交融。

奶奶说，这项技艺只传女生不传男生。因为男生手粗，捏不住这比针窄的羊毛。而她收的徒弟还很年轻，又是女孩子，要是被困在小小的作坊里几年，那可不行。所以，很多做湖笔的都是她这样的老者，带着羊毛浸水后就像带着自己的余生扎入。

这是一种矛盾，首尾相连后，又悄然成为诅咒。中咒之人自接过工具起，往后余生便流转在自己的江湖中。

奶奶感觉得出有一种难言的哀怜感萦绕在我们周身，又自在地说："没有关系，只要世界上还有人会汉语、会写书法，就会有湖笔。"

我攥紧了手中的茶杯，心田上摇荡着名为敬佩的芦苇。

奶奶看得清眼下时代的洪流裹挟众人翻涌的趋势，一个人的手拉不动阀门，她没有为此过多计较，也不埋怨谁没有奉献出可贵的青春。那种洒脱，如同敲响历史的古钟，经久不绝。

雨渐小了，我们也该前往下个目的地。

奶奶送了我们一支湖笔，我接过时轻触到她的那双手，那双夏天被水泡发、冬天生出疮斑的手。那双坚韧的、温柔的、持续在千锤百炼中一次次抬起的手。

我不知道奶奶的姓名，只知道她是千千万万匠人中的一员，创造着寂寥时代下独属于她的艺术品。

回程的路上，朋友问我，这场雨会不会有些耽误兴致。

我立马反驳，不，这场雨下得极好。

史雨昂(21岁)
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学生

诗远翻开随身携带的本子，软白的长方形纸面上映着灰蒙的光。几声闷响，像是要把天空沉沉地压下来一般，潮热的气息似乎也变得越来越浓稠。

东江总是多雨的，一连要下好几天，沾染热气的水珠打在叶子上，发出的声音连同蒸腾的雾，将每栋建筑都用好几层帘子包裹起来，隔绝了外界。倘若屋内是轻松充实的氛围，算是能助人独享难得的安宁，但诗远所在的屋子是空而寂静的，就像他空而寂静的心房，一丝波动都会引起不断的涟漪。

"明天，会是阳光灿烂的一天。"

他写下第一句话，又不知怎么往下写，今日的生活如同时常映出雷光的白纸一样，似乎也只剩下一句对于未来的期望。文艺宫现在很是冷清，上课的孩子，跑来训练的舞者或乐手，统统被这大雨隔绝开，斑斓的碎玻璃地板承着空荡荡的大厅，唯一能与诗远做伴的，应是在前台枕雨小酣的花猫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欢快的钢琴声拨开了沉寂的雨帘。最初声音是微弱的，夹着电子摩擦音，模模糊糊地从文艺宫深处传来，又忽地调高了音量，进而是来源不明的金属碰撞声，以及磁带里自带的背景笑声，为世界增添了几分生气。

诗远抬起沉重的身子，朝着音乐响起的地方走去。那是专门的练习室，左侧是许多个用于练习乐器的小隔间，右侧是3个为练舞而置的大房间，声音是从最里面的房间传来的。

他看见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，努力地扭动上半身，沉浸在舞曲之中。包裹在长袖里的手臂与飞散的黑发在局限的空间中不停地旋转，如同一个蓬松的螺旋，由上至下，再高高跃起，似乎快要挣脱了束缚，可最后还是会被沉重的引力拖拽回去，进而开始新一轮的循环，借着每一个高扬的音节努力地伸展身体。

这个在雨天来到文艺宫独自起舞的女孩引起了诗远的注意。凝固在皮肤上的疤痕宣告着纯粹的苦难，又因这自由的舞姿，在苦难之中生起了不可阻挡的崇高，他似乎……不，他确实被触动了，一颗大石头就这样"扑通"一下落进了心里。

女孩儿发现了站在门外的诗远，露出慌张的神情，急忙关停音乐，转动轮椅到他身前。

"您好，我叫张蕾，是在网上预订了这个练习室。"

诗远还沉浸在刚才的触动中，没有立刻回应，反而被女孩品出了其他的意思。

"要是有舞蹈队来的话，我现在就走吧。"张蕾补充道。

"嗯？为什么？"诗远回过味来，"我想起来了，您预订这个练习室到上午十一点半，正常使用就好。"

"嗯嗯……谢谢。"张蕾小声回应道，房间又回归沉寂，诗远总归意识到了逐渐弥漫的尴尬意味，也得为他来到这里找个合适的由头，便主动开口交谈起来。

诗远其实很早之前就看到过张蕾的名字，她总是在人少的雨天用手机预订练习室，也从不走文艺宫的正门，所以诗远一直没见过她，有时也会好奇，但往往被赶稿的焦虑感所掩盖。

他们聊了一会儿，只是在交流音乐和舞蹈，诗远没有询问张蕾的过往，或者说在美好面前身体上存留的苦痛也就不值得关注了。张蕾播放的音乐是在呈现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这让诗远脑海中浮现出奇异的画面，无数快乐的、身着不同颜色服饰的舞者在停到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间穿梭，跳着自己喜爱的舞蹈。阳光是伴舞的舞者，也是协奏的乐手，还是自然的舞池上方散出柔和彩虹的灯球。

第一次相遇，诗远没有打扰张蕾后续独舞的时光，也不介意她忘记关紧练习室大门，导致音乐传到外边的事情。

东江夏季的雨还在下，看样子还得持续好几天，于是这几天诗远和张蕾都有见面的机会。他们聊了很多，关于音乐，关于电影，关于美食，得知了双方的梦想。张蕾想要当一名舞者，但是一场惨烈的车祸摧毁了她的身体；诗远想要当一名作家，但微薄的收入把他拖困在死气沉沉的工位里。两人想要向上飞扬的梦都被现实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困在一个坐起来不那么舒适的椅子上，但是，好在他们都还在追寻梦想的路上。

之后的一段时间，诗远和张蕾形成了某种默契。他们总会在雨天见面，诗远会在全是空位的练习室预订表中郑重其事地写上张蕾的名字，也爱上了他第一次遇见张蕾听到的音乐。而张蕾也会坦然地从文艺宫正门进入，在轮椅上摆动身子尝试着各种舞姿。夏季热烈的暴雨，秋季孤凉的细雨，以及冬季轻柔的雪雨和春季萌动的鲜雨，四季的雨轮换着包裹住空荡荡的文艺宫，但是诗远和张蕾却总感觉阳光笼罩在自己身上，由内而外，热乎乎的。

两人的默契持续了几年，诗远和张蕾之间滋养出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情感。他们都比人生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期待雨天的到来——只有下雨的时候文艺宫人才会少，练习室也就可以空出来，供张蕾在轮椅上施展自己的梦想。

张蕾要随照顾她的父母搬去其他城市之前，诗远想要向她说点什么，可是沉重的现实拽住了他，待他有些勇气的时候，张蕾已经提前离开了——她不想让另一个人的梦想同自己的苦难一起被拽在原地，于是诗远对于张蕾最后的印象便停留在了那个她没有出现的雨天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诗远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。他在雨天总会想起那段日子，想起雨天在轮椅上独舞的张蕾，因而对仿生躯体技术总是多了些关注，新兴的技术或许能给她带来新的希望。

某天，诗远回到家乡出席一次公益活动，东江一如既往地多雨。坐在台下，他翻开随身携带的本子，想要写点什么。

幕布拉开，他在舞台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而那个熟悉的面孔也认出了他。

张蕾原本失去知觉的双腿在仿生外骨骼的支撑下恢复了原有的灵动，随着她那光滑白亮的手臂和柔顺的长发，不停地转动，形成了一个蓬松的螺旋，由上至下，再高高跃起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把她拽回地上，每一次落点都是为更高的飞跃准备，如同一只上下翻飞的蝴蝶。

表演结束，同台表演的年轻男孩递给张蕾一大束花，而诗远的爱人也催促着他离场。两人在欢笑中再次发现了彼此，不知道还要做些什么，就这样呆呆地望着。

最后，两人朝对方露出灿烂的笑容，结束了相隔很远的会面。

诗远望着窗外还在不停下着的雨，想起了自己曾经追寻梦想时，在文艺宫与张蕾共度的每一个雨天，想起了他第一次见到张蕾时，听到的那首呈现阳光灿烂之日的音乐。于是奇异的画面再次从他脑海中浮现，无数快乐的、身着不同颜色服饰的舞者在停到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间穿梭，跳着自己喜爱的舞蹈。阳光是伴舞的舞者，也是协奏的乐手，还是自然的舞池上方散出柔和彩虹的灯球。

他知道，明天又会是阳光灿烂的一天。

但他还是会眷恋今天的雨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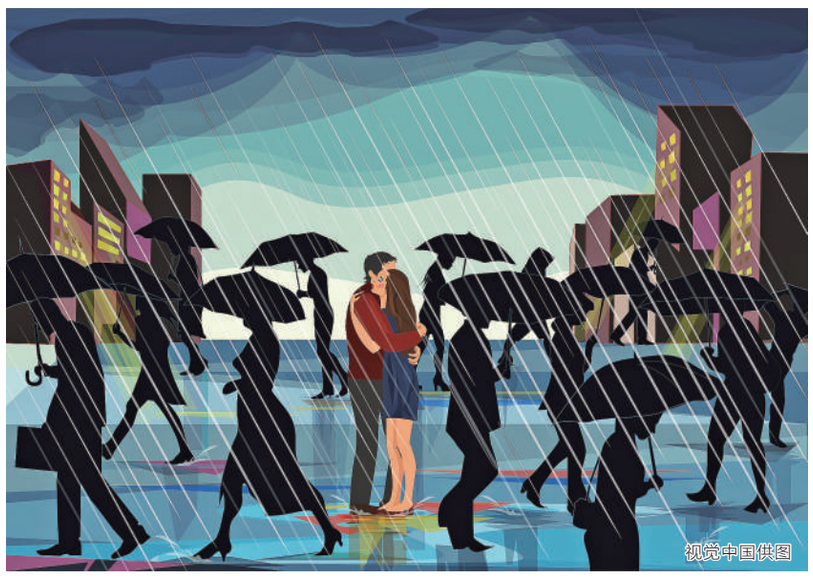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明天(小说)

雨中情

编者的话

夏天的雨，有温柔，有奔放，每个人在雨中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如同渗入大地中的雨水，一一汇入到我们的成长记忆中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"五月"(v_zhou@sina.com)，与"五月"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谭 鑫(29岁)

儿时的一个雨天，早自习，小段没有来。

窗外有道闪电劈过，我隐约猜到了一点什么。今早打他们村旁路过，耳边仿佛有听到一串哀乐声，上学路上好像也有和他同村的同学在谈论"农药""自杀"的话题。直到一名迟到的同学急匆匆地跑到教室，全班同学才如闻惊雷："小段的母亲昨晚喝农药去世了！"也许是为了佐证真实性，他还特意补充了一句："我们两家是亲戚，我今天就是因为这个事才迟到的。"

很快，这个消息便在校园里不胫而走。在班主任老师执教的语文课上，这个话题更是被她直接抛到了我们面前："我刚和娃儿的父亲确认过，不幸已经变成事实。既然我们也无力挽回什么，那就尽自己的力量为他做点什么吧。"

随即，班上的同学们便开始自发地捐起款来。虽然平时大人们也给不了什么零花钱，但好歹每个孩子兜里也能掏得出个五毛一角。这堂原本该是识文断字的语文课，在班主任老师一笔一画的记录下，也演变成了口算心算的数学课。

平时和小段关系要好的一个同学上台捐钱时，班长看着他漫不经心递出的五毛钱，皱了皱眉："你平常不是和小段关系不错吗？你们的友谊，难道还比不上你前两天买玩具车的一节电池？"

该同学在座位上沉默呆立着，通红的双耳胀满郁懑，似不解又似不甘，最后捏了捏口袋，攥着拳头又走上讲台。班主任老师接过他再次递来的纸币，如同打量着半辆四驱玩具车，抬起头来对他微微地点了点头，拍了拍他的肩，像是对着他又仿佛是对着全班说了一句："少年啊，钱有时不能用在最想花的地方，而是要花在最该用的地方。"

我也挤了挤口袋，把脑海中印着七龙珠的连环画撕碎，手在兜里来回搓磨，最终还是张开了湿润的掌心，递出了泛着红光的一元钱。

等捐赠完毕，班主任老师也打开了自己的钱包，掏出了里面一张最大面额的纸币，包住那叠花花绿绿的小票，交给班长保管。末了，班主任老师点了几个人的名字："你们几个，中午提前20分钟去食堂打饭，趁着午休，吃完我们去一趟小段家……"名单中便有喜欢玩具车的那位同学和我。

对于我们当时这群少不更事的孩子而言，并不能读懂这趟出行的意义，心中最初所想，无非是觉得新奇好玩。包括在提前打饭的时候，被食堂阿姨问及原因，甚至还笑嘻嘻地回应，仿佛因为自己身在名单里而沾沾自喜。

去往小段家的路上，雨又大了起来，但丝毫不能阻挡我们的"兴致"。有几个男同学趁班主任老师不注意，带着赶场般的雀跃，一路追着闹着，对注定赶不回下午第一堂课的天气而庆幸。也许是我们的兴奋溢于言表，或许是追闹的声音过大，班主任老师跺了跺脚，叫大家都停了下来，叫我们排成直线队伍走。

雨中一课

她重新站在了队伍的前端，甩了甩沾上雨水的眼镜，边走边时不时地转头和我们聊着，其中大多话语至今已忘却，只依稀记得："你们都是快小学毕业的人了，我也教不了你们几节课。其他的，之前我在课上已讲得够多，但今天请记得，你们是去参加葬礼，而不是去过年走亲戚……"

顺着越来越清晰的哀乐声，我们心情复杂地来到了小段家里。在四周前来送行的人群里，我们的目光率先找到了小段，他的父亲见到我们来，忙催促他和我们说几句话，但他只是兀自站在一旁，静静地哭着，没有响应众人的招呼。

班主任老师向小段的父亲问候几句之后，突然转过头对我们说："容我突然擅自作个决定，今天大家既然都来了，就一起拜一下逝者吧。改天我会向你们家人专门说明一下这个事……"

许多事不发生在自己身边，或许还能谈笑风生；一旦此事和自身牵连，就忽然感同身受。我沉默地站在灵堂前，没来由地想到同样的事情若是降临在自己身上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突然有些不敢想象，更害怕去想象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受耳边随行女生的啜泣声一感染，我突然泛起鼻酸，眼睛里的泪水滚了又滚，终究还是一滴也留不住。

我们齐刷刷跪成一片，匐在地上放肆大哭，而不再理会众人的脸色，也仿佛第一次集体懂得了这种失去，对身在童年的同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最终还是小段的父亲把我们一个个搀扶起来，硬把我们安顿在招待来宾的饭桌上，劝我们再填填肚子。纵然盛情难却，饭菜也比学校的午餐丰盛，可我们已经失去了举筷的力气，胸有心事囤积，哪还有心下咽。

休息片刻，班主任老师把我们零星的心意交到了小段父亲手里，我们也逐一和小段道了别。临走之时，和小段关系要好的那位同学突然申请留下来，想多陪一下小段，全程保持克制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微微地转过身去，擦了擦眼镜，点头默许了。

走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们和来时的状态呈现出两极的对比，均是埋头走路、各自噤声，耳边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纵然眼前的风雨忽大忽小，可无一能比得过各自心里的风雨。

最后还是班主任老师打破了沉寂："总有一天，我们都会理解小段的遭遇，未来的路都要靠自己走，只有现在，你们还不会面对世上更多的眼睛，他们都还只看得到你们的学习成绩……"

"啊……"不知道谁带的头，我们都对着空旷无人的山谷吼了起来，期待这种方式可以让心里雨过天晴。但和成长中的很多故事一样，人生中并非处处都能得到回答，眼前层林叠翠、雾障积叠，只有山谷中厚厚的回声犹在。

在人世的罅隙里，我总能看到许多自己童年时刻的影子，有些带着不成熟的遗憾，有些怀着醒悟后的追悔；但更庆幸的是，自那夏天雨中的一堂课后，我们都必将迎来更好更完整的自己，无论走在通往哪里的路上，当年班主任老师那句话都时常在我耳边重现："我们既然无力挽回什么，那就尽自己的力量做点什么吧。"

忆往昔，雨落依旧

汤 慧(24岁)

这场瓢泼大雨里，我默不作声地向前走，牢牢地拽着伞柄，将伞面调整到对抗大风的方向，听着雨滴有力地与伞面发出碰撞的声音，脑袋里突然多了一些没来由的想法。大雨交由我思考的机会，傍晚时分，没什么时间压力，我正沉浸地享受着这一切。

时不时低头看看我的鞋，感觉到卷起的裤腿已经变得湿乎乎，内心不由得一阵叹息。生活的琐碎尽在眼前，麻烦的事总要自己解决。念起那些穿着雨鞋肆无忌惮的时候，那些衣裳湿透被唠叨的日子，那时稚气未脱，哪怕浑身湿透，也无伤大雅。

拐进曾经学校边的小巷，我遇上了一对母女。

6点，漫天大雨里，巷子外的马路边上，接孩子放学的车子早已陆陆续续地离开。

天色已暗，雨天的路灯早早地亮起，投射出橘黄的灯光下细细密密的雨丝交织又分离，远远看着就像花洒一般有趣。万物在雨水的浸润下，各显其态，在休养，在蓄力，在等待雨过之后展露新的生机。

小女孩儿穿着花雨衣，只是默默地跟着，垂着脑袋，一脸泄气，嘴巴似乎还在嘟囔着什么。

"是不是今天没听话，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告诉你要带好雨伞，今天下午会下雨！"

"让你不带伞，害得自己等了那么久吧！"责备的话里带着几分气愤的情绪，更是丝毫不提担心。

小女孩儿没有吭声，拖沓着步子跟着前面的女人，兴致不高的样子显而易见。

也许此刻的小女孩儿和小时候的我一样反感雨天，厌恶这雨毫不留情地带给她一身泥泞。更糟糕的是，今天没有听话带上雨伞。等待的时间真是漫长，眼见着夜幕混合着雨天浓厚的水汽给世界披上了墨色的外衣。

我偷偷瞄了一眼她们，并没有被察觉。

方才遇到了这个女人，我倏尔意识到。她在还没接到小女孩的时候，满心焦急，步履匆匆。她飞快地从我身边经过，不顾及脚下的路上是否有水洼，更不在乎是否溅起大大的水花。我当时抬眼瞧了个大概，并未在意，又刻意地注意着避开水洼，赶紧侧身让她先行。

"谁还没个急事呢。"我心想着，迈着谨慎的步子，相较于她，倒也显得悠闲。

正值下班高峰期，全然不顾工作结束的疲惫和雨天奔波的凌乱，也丝毫没有放慢步子的打算，转眼就消失在雨天的水汽里的她，原来是急着接放学的孩子。

我放慢了脚步，稍稍拉开了和她们之间的距离，尽可能地避免陌生人在一旁的不自在。

没一会儿，她们走进一栋居民楼。楼的石墙上趴着鲜绿的苔藓，几个小时雨水的滋养让这平凡的生命此刻看着是无比的鲜活。

"头发湿了没有？快把湿外套脱掉。"是那位母亲的声音，语气比起刚才柔和了许多。

声音离我很近，侧头发现她和小女孩儿正在屋里说话，手里拿着毛巾。

无比熟悉的画面发生在这似曾相识的雨天。愣住的那一刻，忽然能够理解责备里其实是藏不住的关心。当初放学时等待的漫长时光里，母亲也克服了万千险阻，一边扛着生活的重担，一边也想要全力为我搭建一方躲避风雨的港湾。奈何这生活的苦和年幼的孩子好像也没法说明白，无法避免的时间差是作为母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在等待中消磨了孩子的快乐，想来她或许也感到遗憾。

回到家中收拾好一阵子，总算没那么狼狈。

窗外的雨小了，城市的灯火愈发明艳，一场大雨让它焕然一新。坐在桌前静静地欣赏雨后的城市，这种久违的感觉就好像一场梦境。

或许，很多年以后，小女孩儿也会和我此刻一般，喜爱雨天，享受雨天的恣意和片刻的清闲，也会想起曾经在某场大雨里，自己抱怨的无尽等待中，其实母亲正在焦心地奔赴而来，不惧风雨。

梅雨季节(小说)

余 湘(25岁)
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

她要了一杯柠檬水，选了一个靠窗位置，坐下，看向窗外。

天色暗沉，墨云翻滚。空气沉闷滞涩，仿佛伸手便可触到实体，尚缺一阵大风，搅动死水般的空气，也少一场大雨，将墨色洗濯。

4年过去，她还是没能习惯南方盛夏的空气、温度以及雨水，尤其是雨水。6月的时候，细细密密的雨水，下得没完没了，直到处处沾染了水，才肯偃旗息鼓。他曾说过，这是南方的梅雨季节，来自北方的冷空气遇见南方北上的暖空气，交汇于华南，形成锋面。涉海而来的暖湿气流气势汹汹，锋面一路向北，在江淮地区展开对峙，彼时冷暖空气旗鼓相当，由此开始了"淫雨霏霏"的日子。

她仍记得他在说冷暖空气相遇时的神态，她出神地想到了初相遇的她和他。

来自西北的她遇见来自东南的他，也是在那样的梅雨季节。

那时，她刚从图书馆出来，不巧，正下起雨来。雨不大，但密实，像巧妇绵密的针脚。她倒不怕淋湿自己，怕的是冒犯新借的宋词。算了，把书紧紧抱在怀中，迎头冲进雨幕，没有料想到一把墨绿大伞悄无声息隔绝了雨水。视线拐个弯，就看见了他。

他给她的第一印象，是一棵树，一棵笔直端正的银杏树。

他开口，有些腼腆："同学，这把伞给你，我那还有一把伞。"字句皆被濡湿，沙沙的。说完就把伞交给她，转身离开。直到他快走进图书馆，她才回过神，暗自懊悔，自己竟连声谢谢也没说，还有，你是谁呢？我要如何联系你？以及……你怎么会带两把伞呢？

那么多谜在水汽中氤氲，他的背影变得模糊不清。可他就这么走了，像半途搁笔的宋词，下半阕尚待续写。

窗外，风起，路边的梧桐叶如情人般低声密语。这阵风起得缓却吹得急切，誓要撼动这汪死水。梧桐叶在狂风中颠簸，瑟瑟作响，前番耳鬓厮磨似是上一世光景。

她有些忧心，要下暴雨了。他为何还不来？狂风暴雨，真不是个好天气。她暗自后悔，至少不适合分手。

正后悔着，他就来了，在大雨来临之前。把伞搁在桌子旁，风尘仆仆地坐下，她看他发须皆乱，心下一疼，眼下还是夏天，可她的银杏就入秋了吗？

他抬手理了理头发，不好意思地道歉，"有点事耽误了，等很久了吧？"

"没有的，我也才刚来。"她收回视线，喝了一口柠檬水——真酸，她忍不住吐吐舌头。

他看向窗外，"今天风好大。"

"是啊，好像要下雨了。"

"那你带伞了吗？"

"难道今天你又带了两把伞？"

一下子触动了记忆的闸门，两个人哑然失笑。

"那时候，你为什么说完就走？"她控诉道。

"你呢，为什么只知道呆呆地看着我，都不问我姓名？"他毫不相让，一如从前。差点要错过，还好，还好。她现在想来都觉得幸运。可转头又想，要是就此错过，眼下是不是也不必如此窘迫？

两个人都没了话，也不看对方。他凝神看手机，似有重要的讯息回复。她专心喝柠檬水，终于喝出了甘甜。窗外的风刮着，呜呜咽咽，沉默长长久久。

吸管被咬得变形，她停止施虐，开始没话找话："我想起你送我的那株马兰花了。"她曾和他说过故乡的马兰花，生长在沙漠间，不畏风沙掩埋，一身傲骨立于蓝天。他记住她的话，隔天就送了马兰花的种子来。她日日精心呵护，好不容易长出又窄又长的叶片，却抵不过梅雨季节的雨水浸泡，根系烂在土壤，来不及盛开就枯萎了。她把这看成一个伏笔，暗示了他们故事的走向。

他收起手机，看向她，看尽她的心事，无奈轻叹："你总爱多想。"

又没话了，风还在刮着，雨迟迟未下。

他突然发问："你……想清楚了吗？愿意留下来吗？"

终于问出口了。她没有回答，反问他："那你愿意跟我回西北吗？"

隐隐传来雷声，是要下大雨了吧？他面露难色："你该知道的，我……""那你也该明白我的。"她生生截断他的话，何须多言，彼此心知肚明：他们皆是家中独子，如何能舍下一双父母，远赴他乡？眼下这道题目，无解。

她说："我们没有缘，又不够勇敢。"

"总归有办法的……我们还这么年轻。"他安慰她，也安慰自己。

她一字一句清楚地问："有什么办法呢？"回答她的只有风声。

他坐在对面，盯着倚在一旁的雨伞，不知在想什么。她不忍再逼问，她要率先结束。

她起身，椅子没有防备，发出一道凄厉的叫声。她开口，语气尽量轻松："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我过得很开心，谢谢你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你肯定会遇到更好的人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一定要来我家乡看看，我带你去看马兰花。我希望……你，一切顺遂。"先感谢，再祝福，最后送上微笑，大方得体，通情达理，这样的结尾也算圆满。

不是这样的，她才不要他遇到更好的人，她要他在南方每年梅雨季节都想起她，最好想到夜不能寐，悔不当初。她也不要他来西北，要么永远留在西北，要么永远也别来看她。

她转身欲走。他急忙上前，将雨伞给她。"要下雨了，雨伞你拿着吧。"

"我不要。"结尾已算圆满，何必再往下续写。

他了然："不用你还，送你了。"停了一下，再添一句："下回记着带伞。"

她没再推辞，接过雨伞，刚踏出店门，雨水就劈天盖地砸下来，她的泪水也顺势滚滚而下。大风把雨水送来，在她脸上，滚烫的是泪，冰凉的是雨，她浑身湿漉漉。

她撑开伞，还是墨绿色的伞面，雨水在伞面上发出"噼里啪啦"的声音，听来欢快悦耳。没走多久，她忍不住回头，泪眼婆娑中看见了他，他久久伫立在檐下，静默地、挺拔地，以一棵银杏的姿态站立着。她当即收回恶毒的誓言，她还是愿他好，往后平安顺遂。

豆大的雨滴在地上砸出浅浅的坑，路旁的梧桐叶被洗得亮亮的，雨下得好大好大。